

雖死猶生民族魂

空軍英勇戰史

(下)

● 徐華江

寬橋航校設備完善

寬橋航校設備完善，環境優美，較洛陽航分校舒適多了。校園正大門的道路盡頭就是「家枚堂」，是一座現代化的建築，為紀念殉職教官「胡家枚」而建，胡氏於一九三四年六月四日駕「可塞」式機練習戰鬥飛行時失事喪生，年卅一歲，他是山東即墨人，曾受訓於美國賜太多陸軍學校及航空學校，校方為了感念他對飛行學術的貢獻，而以新建大樓來紀念他。

校園中部十字路口立有旗桿，座下有一標語，上書：「我們的身體飛機和炸彈，當與敵人兵艦陣地同歸於盡！」在這一標語激勵下，我空軍健兒於抗戰時，人人義無反顧，英勇奮戰，甚至最後駕機攜彈和敵人軍艦同歸於盡。這種視死如歸，壯

烈成仁的精神，正是寬橋校園標語的具體表現。

家枚堂右側有圖書館，陳列中英文航空原版書甚多，離學生宿舍又近，的確是讀書的好地方，可惜因習飛忙碌，很少有時間光顧圖書館，所以館內大部分時間靜悄悄的。校內也有一座游泳池，設備完善，有跳水台及夜間照明設備，上游泳課及中午休息時間都可以去戲綠波，廣東籍的同學多半善泳，而且泳技一流。

在寬橋開始飛行訓練前，先由醫官做身體檢查，這是同學的一大難關，深恐身體某部分發生質變，不合空勤標準而遭淘汰，所以平日大家對視力及飲食都特別小心。

飛行訓練開始後，也是分組學習，由一位教官帶五至六個學生，我在的那一組

共五人，由張君澤教官教導，張教官四川人，個性溫和，平易近人，跟著他學習，非常愉快，同組的有戴邦模、黎良、朱煥棠和于廣武，使用達格拉斯 (DAUGLAS O2MC) 中級教練機，此機可掛彈充作轟炸機，也可作偵察機。機型有兩種，俗稱「小達機」、「大達機」，小達機為中級教練用，大達機於分科後屬轟炸教練機。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我們開始中級飛行訓練，先由教官考驗飛行技術，大部分學生都能過關，因為使用的是「弗力提」機，早已駕輕就熟。接著即按編組以「小達機」練飛，飛行十五次後即考試，合格後，由教官決定單獨放飛，單飛練習沒有教官在空中指導，心情自由自在，毫無約束，全由自己體驗鑽研，以求技術進步。此後，凡有新課目，即由教官帶飛一次，

然後單飛，約五十次後開始編隊飛行，接著進行長途飛行，分兩階段，第一階段是

，一方面恐學生迷航或有違規的動作，幸好大家都順利的返航。

生活優渥早餐牛奶

小三角長途，從笕橋機場出發，經嘉興、吳興，而返回笕橋，所用地圖為市售分省圖，方位和地標不完全正確，因當時無飛行專用航圖，所幸距離不遠，從笕橋到嘉興約七十五公里，羅盤指向約為三十五度，從嘉興到吳興距離約六十餘公里，羅盤

我們在笕橋航校生活優渥，衣的方面有冬夏兩季制服、內衣褲、襪及皮鞋。食的方面是空勤伙食，牛奶雞蛋、雞鴨魚肉，應有盡有。牛奶於早餐中本來沒有，

還有關中傑，教官穿的是白色飛行衣，頸部著白絲巾。我們學生穿的是黃色飛行衣，師生關係一望即知。關教官還兼任區隊長，假日常邀我們到他家中晚餐，他的家就在醒村，來回方便。每次晚餐，關夫人都親自下廚，飯菜豐美，使我們這些失去家的大孩子感受到家的溫暖，迄今仍感念不已。

(下) 史戰勇英軍空

方位約為兩百八十五度；由吳興至笕橋距離約六十公里，羅盤方位為一百七十度左右，飛行時間為一小時四十五分，如以飛行時間推算飛行距離，減去起落時間，飛機時速僅一百餘公里而已。第二階段實施大三角長途飛行，即由笕橋出發，飛向上海虹橋機場，距離約為一百五十公里，羅盤方向為四十五度左右；經虹橋機場上空並不降落，僅低空通過，清楚看到機場正裝配由美國購回之「馬丁」轟炸機，通過機場後，改向飛往南京，距離約兩百五十公里，羅盤方向約為三百零五度，並在南京大校場落地加油，等全部飛機落地加油後，按降落次序，單機間隔約三分鐘至四分鐘飛返笕橋，兩者之間距離約兩百一十五公里，羅盤方向約為一百三十五度，負責護航的教官飛機數架在航線兩旁飛行

有一天航空委員會兼秘書長蔣夫人宋美齡女士來校視察，見我們早餐太簡單，特加牛奶一瓶，從此就餐餐牛奶了。住的方面，是六到八人一房間，睡鐵製彈簧床，除有墊被外，另有床單、枕頭及棉被一條，床下置有鐵皮做的內務箱一個及皮鞋一雙；在行的方面，教學區和生活區很近，用不著車輛，就是到機場飛行也用步行，因為機場就在校門口，同學們集合赴機時多半唱軍歌，走著整齊的步伐，十幾分鐘就到棚廠前了。星期日放假，校方派有卡車送我們到西湖之濱，解散後到晚上收假回校。記得在中級飛行結束後，校方曾派車送我們到蘇州虎丘旅遊，在虎丘和黎良同學合照，背景就是「虎丘塔」，當時為六月，穿著短袖白襯衫與黃短褲。

中級飛行訓練結束後，依個人志願及教官評審，分發驅逐科（今戰鬥機兵科）或轟炸及偵察兵科。飛驅逐科先使用意大利製「卜瑞達」（BREDA 19）十九式高級飛行教練機，該機為雙座雙翼機，發動機馬力為兩百或兩百四十四匹馬力，最高時速可達兩百二十公里，於適應該機性能後（約飛七小時），改飛美製「霍克」（HAWK）二式驅逐機，為單座雙翼機，發動機為七百五十匹馬力；轟炸組所使用飛機為「大達機」，為雙座雙翼，發動機為四百五十匹馬力；偵察組所使用之機為「可塞」（CORSAIR）偵察機為雙座雙翼機。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抗戰全面爆發，笕橋位於浙東，距杭州灣僅五公里，極易受日軍來自海上的威脅，於是上

級決定把飛行組學生撤往安全地區，轟炸組赴諸暨，驅逐組遷往漢口。我們於八月初起程，乘輪船溯江而上，而八月中旬抵漢口，住華商跑馬場房舍，空間狹小，學科在寢室內上課。飛行課改乘大客車赴機場，於九月九日開始飛行訓練，正值武漢霧季，只能下午起飛，所以飛得很晚，飛行時間也短，又受敵機威脅，有時全日無飛。

誤襲友機烏龍事件

但十月間的飛行訓練，卻發生誤擊友機的「烏龍事件」，十月一日正在飛訓時發生空襲警報，同學彭週在教官謝荃和率領下，駕兩架霍克二式機升空巡邏，在機場發現飛機一架，疑係「敵」機，謝教官及彭週俯衝而下，謝機旋即拉起機頭升起，彭週疑教官未能擊落「敵機」，爬升後，再回頭瞄準該機猛烈射擊，將其擊落。事後，彭週興奮異常，聲言擊落敵機一架。警報解除後，經查被擊落者竟是第八大隊的飛機，飛行員為八大隊第十九中隊少校副中隊長周蓮如及中尉分隊長張吉輝，兩人均不幸殞命，死於自己人之手，令人遺憾而悲痛。

驅逐組駐地華商跑馬場當時在漢口算是現代化的建築了，鋼骨水泥，造型優美。機場在跑馬場東南方約一公里，呈長方形，無固定跑道，可在任何起跑線起飛。我們訓練用的飛機均為寬橋遷來者，有「可塞」機、「伯賽特」機、「霍克二」機，交互使用。但因敵機空襲頻繁，在漢口訓練僅兩個月，即遷往雲南昆明。

漢口習飛人多機少

在漢口訓練期間，由於戰事擴大，我空軍飛機數量不足，許多教官被調往前線擔任作戰任務，使我們的訓練也受到嚴重影響。當時，我空軍的飛機數量少，式樣老舊，如意大利製「伯賽達」機、美製「弗力提」及「可塞」機，均性能不佳，仍被我們用作教練機，霍克二機裝有機槍兩挺，可用以作戰，僅有三、四架而已。霍克二機基本上以作戰為主，沒有空襲時才供我們學生練習編隊飛行，每次僅兩架或三架編隊，並把機槍上膛，隨時準備作戰。由於機少人多，飛行時間多在卅分鐘之內，一個月能飛上十一、二次，就算不錯的了。

此外，我空軍還有「亨克爾」轟炸機

，為廣東空軍購置，兩廣事變後運抵六架，撥交第八大隊第十九中隊使用，這型飛機是（He-112）B型，乘員約為三人，機槍三挺，發動機兩具，各六百五十匹馬力，屬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生產的飛機。油箱無防彈設備，一旦油箱中彈，很容易起火爆炸。而發動機馬力小、速度慢，載彈量也少，在中國戰場上，僅曇花一現而趨於沒落。

驅逐組的訓練，由於教官調赴戰場，缺額甚多，形成有學生無教官的場面，有時臨時派教官來，問那個先飛，聰明的同學搶先答：「他第一，我第二」，教官不明就理，只要霧散開飛，第一個起飛落地後就輪到第二個了，因此只要第一個能飛，第二個一定輪得到，輪到第三個要加油後再起飛，可是有時候天氣轉壞，或有空襲警報就停飛或警戒作戰。當時每組約六至七個人，每天頂多飛上三、四個人，其他的人只有望空興歎了。驅逐組長感覺教官少，再加上多霧或警報，決定將兩、三組學生約十餘人送到昆明校部改飛轟炸，理由是：這十餘人趕不上飛行進度，技術落後，實際上被送去飛轟炸的，都是沒有固定教官的同學。但有一位同學向組長反

映，說飛行趕不上進度技術落後一節，請組長考試，以判定是否技術落後，結果准其留下，其他十餘位同學，不久都黯然離開漢口，而赴昆明。

昆明受訓臭蟲肆虐

我們係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初乘車轉往昆明，經常德、益陽、長沙、芷江，由

晃縣進入貴州省境，再經麻江、貴陽、盤縣而抵昆明，行程在一個半月以上，在常德即候車達兩週之久，部分同學乘車至陝市一覽桃花江風光，兼遊桃花源仙境。經長沙又住數日，並遇空襲警報。在貴陽市因候車關係又住約一週之久。當車行抵黃果樹瀑布時，司機主動停車，讓我們欣賞。黃果樹瀑布的壯觀，果然名不虛傳，嚙嚙的水聲，扣人心弦，令人讚歎大自然的偉大。

我們抵達貴陽後，因車輛調運關係，改由貴州赴昆明，途經安順，適遇苗族入市集，看見苗族人的服裝，男女有別，其服飾配件平地看不到的，同時不同族群，服飾也不一樣。當車行抵盤縣時，山路崎嶇，車子以「S」形沿著山路慢慢前進。據說山路須過四十三個彎道始能到達山頂

，每一轉折處稱為一盤，盤縣之名是由此而來。

在未抵昆明前，傳說雲南麻瘋病很厲害，不能吃雞蛋，以免由雞蛋傳染麻瘋病，因此大家在心理上頗有戒心。但抵昆明後，看到吃雞蛋的人大有人在，日子久了，看當地人都吃雞蛋，我們亦漸漸開始敢吃雞蛋了。

在錢幣制度上，一元法幣，等於十元滇幣（雲南地方錢幣），最大面額的鈔票壹元，其次如伍角、貳角、壹角、伍仙等類別。鈔票是美國鈔票公司印刷，紙張非常粗劣，使用日久，即成「爛票」。

抵昆明後，我們至巫家壩機場報到，機場及營房均很老舊，沒有床舖，以裝五加崙的汽油筒的木箱當床，房內臭蟲蟻聚，因久無人住，都已爬上屋樑，我們進駐後，臭蟲聞人體香而紛紛爬下，向我們大肆進攻，擾得我們夜不成眠。而這些臭蟲餓了很長的時間，猶能保命，使人對其求生本能，不能不佩服。

在昆明，我們於一九三八年二月開始習飛，先練起落，使用「霍克」二式和國人自行裝配的「復興號」。「復興號」係仿美國「可塞」機設計，機身加長，但馬

力並未加大，起飛時爬升較慢。

此外，因器材缺乏，乃將馬力較大的發動機，改裝到其他飛機上，如「霍克」二式加裝大馬力發動機。起飛很快，但因發動機重量也加重，所以在落地時無法以三點著陸，機頭下沉接觸地面後又會跳起，處置不慎時，就會把飛機摔掉，因此在旁看別人飛行時，心驚肉跳。

不久又運來新型教練機，就是單座「烏特機」，流線型的外表，裝有星座發動機，可惜我們在校未及使用，即告畢業離校。

昆明冬暖夏涼，位處高山平原，海拔一千八百九十餘公尺，空氣稀薄，初到昆明時，不明瞭空氣稀薄對飛機的影響，偶有事故發生，熟悉情況後就沒有什麼關係了。

在昆明，我們學生領餉是法幣，幣值十倍於滇幣，加之昆明物價便宜，使我們的購買力大為增加，同學們都把一元的一大鈔，換成零角小票，以便使用，大鈔反而用武無地。

在飛行訓練方面，我們驅逐組因東移西遷，浪費許多時間，而轟炸和偵察組卻按進度完成。第七期不能因驅逐組進度落

後而延遲畢業，只好同時畢業，但仍留校繼續飛行訓練。

我們先以「復興號」及「霍克」二式機練習起落，接著地靶射擊，然後以「霍克」三式機打空靶或編隊飛行。因為「霍克」三式機是收放起落架的，當收起落架前後要以臀部腕力搖上或放下起落架，初飛時相當吃力，有時手忙腳亂，尤以編隊飛行時最為明顯；其後技術熟練，也就不覺有什麼了。

我們第七期自一九三四年入伍，到一九三八年二月廿六日才畢業，歷經四個寒暑，跟今日新制官校生耗費的時間差不多，但資格和官等已不可同日而語。

飛行是危險的，但我們的失事率極低，四年之中僅有劉裕康、王雲和、于廣武三位同學，以及彭週同學的誤擊事件。

第七期的畢業典禮，由雲南省主席龍雲主持，空軍將領毛邦初等高級軍政官員二十餘人觀禮，先舉行空中分列式，繼而投彈及射擊訓練，情況相當隆重。畢業同學共一五三人，姓名如下：

卜鎮海、于演存、尤家選、王國南、王鏡人、王剛夏、王詔、王方柱、王安仁、丘貴祥、左文同、石順承、申其銳、司

徒堅、安煥禮、朱興義、呂世傑、朱煥棠、朱若彭、任肇基、李肇新、李蔭吾、李翊、李礪、李侃、李志強、李家葵、李寶誠、李衍洛、余子剛、余拔峰、鄒道寬、岳曉山、沈宗炎、谷震、何道生、何世、杜兆華、林濟洋、林曾昌、林銘閣、林培根、林耀、岑樹珊、郎中凱、吳化熙、吳達波、吳乃安、芮冠雄、周仕鏞、周志開、宣健羽、馬守信、馬金鳴、段一鳴、范

傑、趙毓棟、厲歌天、鄭松亭、鄭乃漢、潘國煌、黎良、歐陽壽、歐陽富、蔡仕偉、謝明曦、謝玉輝、戴邦模、儲德育、顏澤光、譚達光、羅紹蔭、嚴均、藍錫芳、羅應鐘、魏翊唐、鍾前舟、蕭國英、蕭德清。

五十餘人英勇犧牲

幹卿、侯臣、唐中和、翁克傑、徐飛、徐吉驥（華江）、梁會生、梁寅和、夏田、姚珍、姚章、陳翰邦、陳祖烈、陳日操、陳學堅、陳祺（旭輦）、陳學波、陳世培、陳學策、陳家灼、陳夢鯤、陳桂民、陳世雄、張雁初、張紹基、張南衡、張森義、張培生、張光普、張哲、張祖鸞、張鴻藻、高尚忠、麥谷登、章長庚、黃才貴、黃閻、黃飛達、黃龍金、黃奕波、黃棟權、郭作璋、郭春田、馮俊忠、婁志全、梅

在八年抗戰期中，七期同學在學階段即投身戰鬥，蘭州空戰，合力擊落敵機十五架。梁山之役，周志開單機擊落敵機三架，為空軍榮獲青天白日勳章的第一人。爾後，陪都重慶保衛戰、海南島、長江流域、湘鄂、豫中，均有七期同學參戰。八年之中，有五十二人為國捐軀：

倪丹、崔臨江、傅沖、傅振伯、曾廣榮、葉思強、葉鵬飛、溫炎、彭均、賈鴻恩、賈文宣、楊湧濤、孫承訢、孫承宏、劉怒濤、劉懷智、劉希瑞、劉士傑、劉漢垣、劉潤田、劉鏗、劉孟晉、劉顯祥、劉俊、廖正方、熊樸生、熊心吾、趙贈熊、趙英

歐陽富 廣東新會人，二十七年五月六日飛行殉職。

鄭乃漢 廣東中山人，二十七年八月八日飛行殉職。

謝玉輝 廣東梅縣人，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飛行殉職。

陳家灼 廣東文昌人，二十七年十月十七日飛行殉職。

卜鎮海 廣東博羅人，二十七年十月十七日飛行殉職。

劉潤田、劉鏗、劉孟晉、劉顯祥、劉俊、廖正方、熊樸生、熊心吾、趙贈熊、趙英

十七日飛行殉職。

曾廣榮 湖北黃岡人，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空戰陣亡。
谷震 四川大足人，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飛行殉職。

蔡仕偉 廣東信安人，二十八年一月十三日空戰陣亡。
陳學策 廣東文昌人，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飛行殉職。

葉鵬飛 廣東博羅人，二十八年四月十三日空戰陣亡。
蕭德清 福建德化人，三十一年五月四日飛行殉職。

李志強 湖北沔陽人，二十八年八月十三日空戰陣亡。
李寶誠 廣東中山人，三十一年五月十一日飛行殉職。

儲德育 河北天津人，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六日飛行殉職。
姚章 廣東從化人，三十一年七月三日飛行殉職。

李侃 遼寧瀋陽人，二十九年一月十七日飛行殉職。
陳夢鯤 河北天津人，三十一年九月十三日飛行殉職。

張光普 陝西三原人，二十九年三月三日飛行殉職。
周仕鏞 廣東開平人，三十一年十月一日飛行殉職。

梅倪丹 河南偃師人，二十九年三月十日飛行殉職。
陳世培 廣東始興人，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飛行殉職。

劉鎧 河北天津人，二十九年三月十四日飛行殉職。
蕭國英 廣東新會人，三十一年十二月五日飛行殉職。

李家綦 廣東中山人，二十九年五月十四日飛行殉職。
吳乃安 江蘇寶應人，三十二年一月四日飛行殉職。

芮冠雄 江蘇武進人，二十九年五月一日飛行殉職。
孫承宏 安徽霍邱人，三十二年一月四日飛行殉職。

彭均 江西萍鄉人，二十九年六月一日飛行殉職。
溫炎 遼寧海城人，三十二年一月五日飛行殉職。

司徒堅 廣東開平人，二十九年九月三日飛行殉職。
姚鈺 江蘇崑山人，三十二年三月

二十三日飛行殉職。

杜兆華 廣東南海人，三十二年五月

二十六日擊敵陣亡。

張祖騫 湖南長沙人，三十二年五月

二十七日作戰陣亡。

鄭森 廣東番禺人，三十二年六月

二十日飛行殉職。

顏澤光 西康雅江人，三十二年十一月

月二十一日空戰陣亡。

周志開 河北灤縣人，三十二年十二月

月十四日空戰陣亡。

林耀 廣東鶴山人，三十二年十二月

月二十六日空戰陣亡。

葉思強 廣東惠陽人，三十三年四月

七日飛行殉職。

劉孟晉 遼寧錦縣人，三十三年六月

二十八日飛行殉職。

黃奕波 廣東羅定人，三十四年六月

十八日飛行殉職。

老年人初步習靜法

●蕭民元

採最舒服的姿式，或坐或臥。全身澈底放鬆，以極其誠懇的態度專注於自己的呼吸。在呼的時候或在吸的時候心中默數「1」。然後「2」……到第十息。數「10」之後，再從「1」到「10」。如此循環下去。務必要練到心息相依，不生雜念。其中應遵守的幾個要點為：

1. 呼吸要往細、長、勻、深方面發展。
 2. 每天兩次。
 3. 每次約二十分鐘（當然，愈長愈好。）
 4. 在精神好的時候做。
 5. 太飢太飽時不做。
 6. 熱浴或運動後四十分鐘內不做。
 7. 暴風雷雨時不做。
 8. 房事後數小時內不做。
- 以上各點如能遵守，而又持之以恆，三到六個月內必能自見明顯效果。
- 附言：坐時以不靠背最理想。如有困難，也可靠在軟墊上，如沙發的靠背。總之，以不壓迫背部神經為原則。

以上五十二位同學因資料不全，或日期不正確，或另有遺漏，在所難免，但人數已達畢業同學的三分之一，都是年輕力壯的國家菁英，人人愛國心強，滅敵心切，為創造戰果，殺身成仁，可謂民族英雄，雖死猶生。

吃蒼蠅飯拆門作床

在作戰行動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戰機常因機場被炸，彈坑粟粟，無法降落，改降附近小機場，一時「人滿為患」，要吃要住，使場站人員傷透腦筋，窮中求變，把兩扇門拆下做床，或併幾個長板凳作床，鋪蓋向地方老百姓借用，其中不乏妓女戶用品，也無人計較。至於吃的菜飯，常常落滿蒼蠅，照樣狼吞虎嚥，因為打仗是艱苦的，吃飽了才有氣力，是否吃了生病，不遑多顧了。